

青江引



青江引



骆冬青 著
吴新江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江引/骆冬青,吴新江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9

ISBN 978 - 7 - 214 - 13990 - 0

I. ①青… II. ①骆…②吴…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4688 号

书 名 青江引

作 者 骆冬青 吴新江

责任编辑 周晓阳

装帧设计 soleilevant@163.com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插页 1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13990 - 0

定 价 68.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之一

骆冬青

素来厌恶今人旧体诗词写作，却从来衷心喜爱古人诗词。

对古人诗词的喜爱似乎是不必说理由的。被抛在没有文化的时代里，懵懂生长，小时候却忽蒙幸运，读到一些“儒法”著作，尤其是所谓“法家”著作，就是古典教育了。其中，就有“老人家”喜爱的“三李”。当然，“老人家”自己的诗词是别无选择地需要读的。至今，还很难客观地评价。李太白的诗，李长吉的诗，那时读到的自是被加上了意识形态烙印，可是，它们却不受这种烙印的羁束，而深深地铭刻于心间。但是，毕竟很少诗性的养润，直到后来念初中时，才真正读到唐诗宋词。可是，小时候

的“诗教”，是文学素养中最顽强的部分。至今，还记得王维诗歌在心灵中激起的深刻感悟。总是难忘，总是难忘啊！后来，曾经读过很多的古人集子，却永远无法在心中重演那时的感受——或许，那是被自己神圣化了吧。

古诗词的魅力或许在于它是古人的语言写成的，在旧体诗词中，凝缩了汉语乃至汉字的魅力，甚至是魔力。汉字的魔障，乃汉语诗歌的一大内在的纽结，一个秘密的核心。本来，儿时的记诵，可以顺畅地转化为阅读，转化为写作，可是，在当代，这种“自然”的旧体诗词写作却成了神话。“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多么天真的天籁之歌！却也是汉字、汉语的天成之歌。所以，汉字美学、汉语美学，才是汉语诗歌一个跨越不了的障碍，才是汉语诗歌飞腾的一个契机。汉字、汉语魅力的丧失，与民族文化的式微，大约是分不开的。在文化被彻底践踏的时候，“旧体”，无奈地失去了尊严。

不喜欢旧体诗词，也许其中就有“老人家”所谓旧体诗词束缚思想的指责所影响吧。“老

干部”体则加重了这种恶感。在我想来，涂几笔国画、抹几行书法，倘再拼凑几首歪诗，几乎就是一个酸腐旧文人和风雅老干部的标准配置了。老年大学里训练的，不就是这几样本领么？旧体诗词写作，现在还有“教授群体”热衷此道。说实在的，这更加重了我对它的“不感冒”。我向来对明清人，尤其晚清以降民国以来那些风骚客存有偏见，也是厌恶其中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或许，情感上的偏激，常常有某种底里的创伤为根据吧。我不晓得。当代，即使被捧得很高的散宜生，我却也喜爱不起来。

自己被逼着做一点疑似旧体诗，应是过了青春期、心气平庸、不再坚持的结果吧。“文格渐卑庸福近”，把自己往套子里钻，这得有一种思想理念上的“放弃”。放弃吧，放弃吧，未必是为了“庸福”，仅仅是“语不惊人也不休”的“顿悟”，也就可以令人心安理得地“沉沦”了。何况，还有对古诗词衷心的喜爱。以特别的方式亲近一下“她”，不也是一种动力？

深心以为，旧体诗词创作很难有什么好作

品。有许多新变的方法想重建辉煌,在我看来,终归枉然。哪怕写得如唐诗宋词,毕竟没有那种原创性,最多,只能是“第二义”的。盖新的思想新的感性新的灵性的阙如,使得旧体诗词的创新往往缘木求鱼。在世界诗歌发展经历了诸多新变的背景下,钟情旧体诗词,可以作为一种训练,却难以作为一种创作。

曾经有一位古典文学的专家有意让我跟他学写旧体诗词,我以自己无能而婉拒了。他死于“无生趣”。每每思之怅然、泫然。可是,最终,只有默然。或许,有些情感,用旧体诗词表达会更好吧。在那种格套中,一切可以变得雅致而温婉。情性像穿上了制服。“无生趣”,大约是从旧体中求“生趣”者不知何时会遇到的致命伤吧。

古典诗词中,最喜欢那些天籁般自由自在的作品。行云流水,妙在无拘无束。所以最爱李太白、苏东坡一派。《红楼梦》中的林妹妹说最讨厌李义山,却偏爱“留得残荷听雨声”一句,我想,这位妹妹可能被义山那些绵密杳缈的意象和深微曲折的情致弄得有些窒息吧。

或许,我猜测(有理由的),曹雪芹倒是有些迷恋义山的。林妹妹不喜欢,有什么理由么?喜欢不喜欢,根本不需要理由。内心深处最迷恋,也可能恰是不喜欢的理由。至少,对于我来说,老杜一派忠君爱国仁厚恻隐的作品一向有些排斥。诗律深细,固然妙极,却还是更爱太白的天真烂漫。有人(好像是王安石老先生)说,读太白多而易厌,倒是读老杜似乎愈读愈有滋味。可能吧,可是这样比不无聊么?

其实,若减少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类的“成见”,我们可以更好地进入古典诗歌的幽深精微博大宏阔之境。用西方人的旧思维“格”中国诗,固然离谱;像王国维那样,以中国传统思维加上一点西方思路,还是只能审视中国诗歌传统的某些方面。看看谪仙人李太白吧!“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岂是魔幻现实主义?“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那种强迫症式的压抑与窒息,又是什么主义?“仙人垂两足,桂树何团团”,垂下了什么妄想?再看整个的唐诗世界,诸如“一春梦雨常飘瓦,尽日灵风不满旗”,那

种恍惚空濛；“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那种诡奇荒怪……仅仅是唐诗，我们就有了诗中的仙、佛、圣、鬼，还有了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几乎容纳下了一部世界诗歌史的内容。都说唐代无哲学，可唐诗就容纳、激发了各种各样的哲学；都说西方人思路、潮流众多，可是，唐诗中涵茹的艺术创造，更令人瞩目屏息。且不必说，宋词之中，我们还有被称作“意识流”的“拆碎开来，不成片段”的梦窗吴文英，还有草窗、碧山，东坡、清真、漱玉……还有那么多风格、个性各异的词人。重新审视我们的传统，当使我们的思想艺术的创造更趋向自由和无羁。没有谁规定了我们，是我们用规定杀死了自己心里的小火苗儿。

总之，是害怕被格之以律，害怕被“格”杀无赦、依“律”当斩。天性似乎与荒云般恣肆蔓延的《草叶集》相投，甚至不反感那只疯狂的“天狗”。敢把“日”“月”都吞噬的狂飙突进精神，虽然有点儿“才子加流氓”，可是，总比滋长着一种庸俗的什么气的官员歌德老同志强吧。“限制中才能显示身手，只有规律给我自由”，

歌德的这句诗,和“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同样可怕地正确,却同样有着令人憎恶的意味。可惜,“女神”最终变成了“歌德”。呜呼,哀哉。

所以,我是自由派。宁可自由地不作诗,不愿不自由地作诗。我最喜欢消极,喜欢选择“不”。到现在还不通格律。可是,却做起“旧体诗词”,大逆不道啊!从来懒得翻什么“平水韵”,怎么“做”呢?我的靠山,就是新江兄。

新江颇通格律,不仅喜做旧体诗,还兼学骈文。我惊艳于新江的学问,他在古典文献、佛教经籍、汉语史等方面皆具颇深造诣;更心折于新江的艺术涵养。他究心诗学有年,对古典诗词具有的见解,每每令我叹服。我写“旧体诗词”,何永康师“逼”我“诱”我,让我不知不觉间“上了道儿”。新江兄则是重要同路人。每每借着酒劲或梦馀模糊恍惚的时分一通乱写,不管不顾地发给新江。呵呵,“诗成泣鬼神”哟!可是,面对这些自由随性的疑似“旧体”,新江从来惊人地容忍,他似有曲成万物之能,很快就将其修整到正确的格律上。有时惊

叹,点石成金;有时恼怒,自己打造的“妙处”在格律里容不下,变了、没了。就在这样的叹与怒中,没有长进地“做”了许多“诗”。其实数量很少,可是对于自己来说,对于“纸”来说,真心嫌多了。

和新江的诗学观或许也有些不同吧,他更钟情于“诗律细”,更看重温柔敦厚,更注重“诗艺”。没有和他探讨过,只是从他的诗作中揣测的。我呢,喜欢活蹦乱跳的诗。不喜欢“温水煮青蛙”,宁愿开水泼青蛙,或冰水浇青蛙,那青蛙会在突然的刺激中跃起、冲撞,或者,干脆死翘翘。可是,“温”自有“温”的力量,青蛙不是在舒适的幻境中被煮熟了么?这锅青蛙汤,我们在古典诗歌中喝了几千年了。味道如何,我有点儿难以分辨。可是,在新江的诗中,我却被某种温柔的力量所蒸煮,默默地、深深地感动,或许中国诗歌的主流,正如钱锺书所说,还是在这一派吧。不过,西方人实验证明,青蛙在温水里固然舒服,可当水温达到 65℃ 时,青蛙却会蹦跳而出,逃出生天。看来,温水煮熟的,只是一种慵懒的幻想,一种属于古典

的迷梦。

我和新江，一个不重诗艺，一个看重诗艺；两种诗情，却有着确实的交流。我不看好自己的所谓“诗词”。对新江的虽有信心，却也不把它看得太重。毕竟，这种“夕阳”事业，在我，只是一种滋养自己的方式，一种锤炼词句的技艺，一种表达难以表达的情愫的通道。此集之出，意在为两人的文字交留下一点鸿泥雪痕，为新江寻觅知心同道，为生命中无端消耗的时光在流水上刻下一道划痕。

自序之二

吴新江

我是在许多敬爱的师友怂恿鼓励笑骂的刺激当中，好奇之心和狂妄之气莫名其妙地膨胀开去，超过应有限度，把平素自谓不乏的自知之明和自戒之慎，打击得溃不成军，这时，全然忘却自己的不文，开始学着做起所谓旧体诗来。据说无知往往就是无畏的前提，我之学做旧体诗而有胆大妄为的勇气，差堪为这个有名的“论断”贡献一个不太坏的实例呢。

上天假我一个绝大便利，让我的乡音具有基本完全的入声。非但“做”、“作”二字的音读，我自小区别得黑白分明，较然不乱；而且早已晓得，若就书写事实说，後者可算根红苗正的“好孩子”，而前者简直就是来历不明的“杂

种”。上了大学念了中文系，最害怕写作课，很不喜欢古代文学课。可在专业学习中，却接闻了两位同操吴音的本门太老师——武进徐老鸣谦夫子和吴江钱老小云夫子——的讲法：他们的口语，只有“做诗”，从来没有“作诗”。对于自己居然同旧体诗发生瓜葛这件事，只能自命“做”诗，乃是理所当然，因为有记忆犹新的必须凛遵而不得轻违的“祖训”在；虽然我也不是不了解，“做作”这个词代表的行为及其状态，与“诗”之发生，最是凿方枘圆，彼此格格不入的。

其实，即使在完全不能读出“做”、“作”声音之异的普通话里，这两个字的用法似乎也颇有不同。盖凡常、低下而说得通俗的，往往称为“做”，“做工”、“做媒人”、“做戏”之类是也，“作贼”的说法则久矣不可得闻了；严肃、高贵而说得文雅的，每每名曰“作”，“作风”、“作曲”、“作家”之类是也，而“做画”的说法必也未之尝闻的。这样的比较，纯属非学理的“想当然耳”，自然不堪任何专家的任何专业考究，却不妨碍我这个外行借以说明“作”和“做”之高

和下、雅和俗在我认知里头的差异。对我而言，如此这般的看法，顽固而坚定地驻扎在骨肉里头活动在血脉当中，不容有任何动摇和改变。然则，凡俗而不高明如我，其不能“作诗”，是一定的。我若学诗，只有“做诗”。

我生长穷乡，不曾受过任何形式“诗教”，却也偶闻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便如何如何的古训，知道古代的文人有“吟诗”那种雅事，而所谓“作诗”乃是“吟诗”；后来又渐渐知道“诗”是诗意的混混泉源之“不择地而出”，是“作者”的美好心灵自然流淌于唇舌之间而被他们“妙手偶得之”然后形诸笔下的。总之，“诗”必从吟而得，煞费经营的推敲，“拈须欲断”的苦吟，概莫能外；“李杜文章在”，李杜诗篇的“万丈光焰”，就是李杜“吟”出来的，有如佛陀之为大众一音演说法而口放大光明然。对此，我自深信不疑。不仅如此，后来又渐渐沃闻了当世“圣训”，懂得了诗歌最讲究形象思维的道理，我这个对文学描写畏难之至、对文学创作“敬避若浼”的人，即便在荒诞的梦里，也绝无可能抱了冒犯尊贵的“诗歌女神”之猖狂，在清醒的现实

里,更无从与最须讲究形象思维、非“吟”不得的诗歌“创作”发生甚么干系,何况自己本就独少“熟读”某某书的实力和经验。然则,凡俗而不高明如我,其不能“吟诗”,也是一定的。我若学诗,只能“做诗”。

这些理由,简单得浅薄,原不值得喋喋不休。唯学着“做”起来的具体情形,或者尚有稍加交代的必要罢。由于学习的和从事的专业之关系,我平常稍微接触过一些古书,亲近了一些古人;只是,无论自己怎样要“好”讨“好”,那些典籍的痕迹,圣贤的影响,照例都转瞬即逝,决不肯开恩在我记忆里残存得稍微久长一点点,可是,无论我怎样深以为恨,终究无可如何。然而,所谓世事难料,见得是“常”的偏多“无常”,能“必”其“然”的无非“偶然”;而人生呢,据说似乎又“该”是丰富“多彩”的,那么,一个庸愚之人,突然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机缘,遭遇一点出了意表、破了格的情况,偶然“见证”一下什么不可思议力量的驱使,怕不见得有甚么稀奇,原不值得怎样大惊小怪。我自己好像是这样的:始则突如其来地,在某个雨雪相乘

的冬日，“顿悟”了总也不甚了然的所谓“律句”的平仄组织，继而莫名其妙地，骤生了无知妄作的狂热，想借了旧体诗这个“新瓶”，勉强装进点儿自己曾经偶然尝过的那些古典之“旧酒”馀沥，暂当文献的温习，假充文字的游戏，一则以自宽，一则以自娱；不宁唯是，而且欣然自云其主意之不差了。于是，我开始了忘乎所以的“蛮做杜撰”。其间，何师永康教授和骆兄冬青教授所给的提携至多，推动至钜，使我的兴头因而高昂如初，迄今不减。选篇中痕迹具在，覆按不难也。这样学着“做”去，不觉过了四五年，偶因耽溺、遂至沉湎，而唐突刻画之诮，诚无所逃矣。光阴的确流动得迅速，却还不敢傅会“逝者如斯”、“一弹指顷”之类风雅词句来夸张，只仍旧以不时地出乖露丑为乐。先师复旦大学企玄先生在日，曾经现身说法，教导过用浅俗的近体诗替代日记的想法，并且指授过具体的“做”法。那些“做”法掌握太难，我学而弗会，只从此明白了一些貌似“缚手缚脚”的正规近体的基本样式；那种想法落实不易，我持而无恒，倒从此积累起若干纯然瞎三话四